

中六华文班得来不易

华文班功成身退，林雄高老师的心愿，是希望南马能堂堂正正地设立正规的中六华文班，让有意愿进修华文的学生有班可上。“中六华文是国家的考试，为什么不能设班呢？”

经K官员和马六甲文西阿都拉中学证实，马六甲现今有开办一中六华文班，地点在文西阿都拉中学。

K官员指出，中六华文班是“有需求才开办，视学生人数多寡”，但询及多少位学生申请才会被列为“有需求”，K官员表示不知情，记者只能确定，一至三个学生之内肯定不能开，而目前文西的中六华文班有十来位学生。

K官员也表示，中六华文班“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开办”，须取决于三个条件：学校允不允许、师资充足否、学生人数是否够。询问有关当局为何不直接下令开班，K官员回覆：“开班了没学生的话，老师要教谁？”

这使得“开班”与“学生”落入“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”的逻辑圈套里，唯一能肯定的是，不管先有鸡蛋或先有鸡，结局都是“鸡只”的繁衍；而为了中六华文的繁衍，先开班或先有学生，都是可以成立的条件，不应只重其一。



《古丘》刊物是每位华文班学生珍藏的回忆，收录了同学们的作品、活动点滴、个人资料与毕业感言，就像本毕业纪念刊。

为了华文他们都不傻

十月的某个早晨，林雄高老师带著一本厚厚的相册跟我们见面。相册由学生自制，封面题著：改变的是形式，不变的是精神。15年前的题字，却仿佛呼应当前，让人不得不感叹世事玄妙。

相册是第十八届华文班同学的心血结晶，每页四张照片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，尽是同学两年来的生活点滴。除了上课，华文班办的活动，可不比一个大学系所少，迎新、新春联欢、辩论、座谈、话剧表演、出版刊物、谢师宴……每届同学拥有自己的班服，老师还让学生们写周记。当师生们完整地走了一圈，一辈子的情谊也就这么结定了。

林老师说，活动的本体是学生，筹备的是他们、参与的也是他们，身为老师的，只有在华文班草创初期脑筋伤得比较多。不可避免的是，大家每年都会为了《古丘》刊物的出版卯足了劲。

因为没经费，同学得拼命拉广告赞助，也“积极地参加征文比赛，只要得奖了，奖金就全数捐献给《古丘》。”

回想每个星期天早上，学生或远或近地抵达育民小学，坐在矮小的凳子上听三小时的课，电扇在头上旋转，从来没有学生投诉硬体设备不舒服，现在想起来，觉得很委屈他们。

彩依说，当年，她已是小学临教了，为了考获中六华文文凭，每个星期天早上六点多七点，她就跟朋友一起从东甲搭巴士到马六甲去上课；而当年在赛城念书的颂耀，因为喜欢华文，每周不惜两百多公里路，往返赛城跟马六甲。

如今事过境迁，当初的刻苦，反而成了最难忘的回忆。马六甲中六华文班谱写了马来西亚历史上曲折却精彩的一段，曾经有人如此“傻”，为了华文。



迎新活动是每年开学必备节目，由“学长姐”（Upper Sixth学生）筹备。

教书也是很平凡的事

作为没有星期天的林雄高老师，心情如何？

“这个要感谢我太太，”林老师略带腼腆地微笑，“其实也只是半天罢了。因为如果我们不在星期天上课，我没有时间，学生也没有别的时间了，唯一能够牺牲的，就是家庭活动的。”

“学生如果只读到SPM华文，学到的只是皮毛罢了。”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它的人文价值与思想，须透过中六华文这把钥匙，才能开启另一番新天地。“如果当初没有华文班，有些学生想学却没地方学，没人能教，那很可惜。”

林师母魏梅桃从电话另一端报以开朗的笑，“因为我也是老师啊！教书是他的兴趣，他能够向兴趣发展，我觉得很好。可能我就是喜欢在家相夫教子吧，我们很少出去，只有假期时偶尔才会出门。”

“他跟我说过，如果有来生，他也要做老师，”林师母顿了顿，又叮叮，“你不要写到这么伟大啊，教书，是很平凡的事情罢了。”

林雄高来生也要当老师

中六华文班，不应只简约为国内华文师资的摇篮。在马六甲林雄高老师带领下，中六华文班还有更重要的使命——它传承中华文化，同时让喜爱中华文化的人，不管是学生或社会人士，聚集沉浸在良好的班级氛围中，共度一段美好、难忘的求学时光……

近几年，林雄高老师频频上报，号称“没有星期天的林老师”，2002年获教育部杰出老师奖，2012年获“百年树人精神奖”之“传薪奖”，最近也得到教总肯定，获“沈慕羽教师奖”。

他没有星期天，因为每个星期天，当别人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或尽情享受天伦乐时，他都得拨至少三个小时，跟

“马六甲中六华文班”（以下简称华文班）的同学上课。遇上进度紧迫，下课后匆匆回家吃个午餐，午餐后又赶回学校去，家中事务和一儿三女，就交给当小学老师的贤内助魏梅桃打点。一晃眼，这样过了30年。

林老师的孜孜灌溉，使华文班成了南马一带响亮的“招牌”，远至芙蓉、麻坡和东甲的同学，为了学华文，他们

抵御温暖被窝的诱惑，长途跋涉去上课。刻苦，反而催化了他们爱华文的心。

四年前，因学生人数不理想，坚持了30年的华文班最终停办。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亦淘走，年轻一辈的华文情结。潮来终究有潮去，林雄高老师言：无怨无悔。



为了使更理解课程内容，进行古典名著话剧表演。

考试配套华文不重要

经林雄高老师孜孜灌溉，从1981至2005年24年间，华文班共栽培了522位学生进入本地大学就读，10位进入师训，18位进入国外大学。数字能说话，这24年里，有550位学生进入国内外大学和师训，意即华文班平均每年至少为社会培养了22个不错的学生。这样的比例，放进任何一个班级来看，都显难能可贵。

然而这数字，却是林老师跟学生们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“血路”，因中六华文班在中学里地位尴尬，百般不受看好。“学生跟我说，会计老师对他们表示‘要拿华文的话，嫁人算了’，学生听了这些话，很伤心。”

经K官员证实，中六高级教育文凭的“配套”制度如下：

	必考	选考
文商	普通试卷 (Pengajian AM)	马来文、历史、经济、会计
理科	同上	数学、生物、物理、化学

其他科目如华文属附加科目，同学可选考，本地大学也必须把华文成绩计算在内，只是各系在录取新生时所侧重的科目不同，比如就读工程系，理科是强势，华文科相对弱势；并且，随著报考科目越多，成绩总分被拉低的机会就变大，影响入学。

这些因素死死掐住中六华文班的命脉，加上“全民疯成绩”的趋势，知识每每沦为替考试服务，结果最可能报读中六华文班的人，就只剩下想念中文系，或对华文特别有兴趣的学生了。

来自东甲的林彩依是2006年华文班的学生，她说，当初学校不允许她考华文，因担心影响成绩，“尤其是理科班的学生，必须要很有能力，校长才会签名允许报考华文。”

雪上加霜的是，马大中文系系主任祝家丰表示，从下学期开始，该校中文系准备开放大学预科班 (Matrikulasi) 的申请，以期增加新生来源。对想念中文系的同学而言，这是个好消息，但对中六华文班而言，无疑是另一重打击。



相册封面题著「改变的是形式，不变的是心血」，是第十八届华文班同学的心血结晶。



班举办活动邀请沈老，沈老必定出席。林雄高老师拜访已故沈慕羽先生，每逢华文班带领学生拜访已故沈慕羽先生。沈老力

桃李树下耕耘三十载

乍看之下，华文班走向历史，意味著从有走向了无；然而，教育从来不是功利的角度，或有无的状态说了算，哪儿有种子，哪儿就有希望。戏剧家郑秋霞、驻联合国语文翻译家榻素莱、社会工作者周莉娜修女均出自“林门”，还有30年来，许许多多受教于“林门”的学生，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默默耕耘，涵盖了文教界、理工界、财金界等。

“如果没有华文班，他们现在的表现如何，不知道啦！至少华文班让他们有个平台，可以发挥潜能……”林雄高老师的眼睛看向远方，“平时没有特别去想，现在你来访问我，就觉得很怀念了，呵。”

“我想，他们在华文班应该可以学到很多，”林老师谦虚地、温吞地说，“人际关系、办事能力、个人修养……因为我们办很多活动。”

马六甲的郑颂耀是华文班2005年的学生，他说，在华文班里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事物，比如林老师待人接物的方式；他也参与了《古丘》刊物的制作，“我记得那时我是总务，要筹款、编刊，包山包海。朋友间的感情很好，到现在还有联络。”

林雄高老师

1981年开始任教于文西阿都拉中学，是该校中一至中五所有华文班的开荒牛。同年他在校外设立“马六甲中六华文班”，进行义务教学，往后30年乐此不疲。

